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重訂詩經疑問卷四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監生臣胡宗髙

重訂詩經疑問卷四

明 姚舜牧 撰

小雅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詩傳燕賢也是

凡說詩宜先討求大旨不徒泥其章句如此篇大旨在求教示之益專重人之好我二句然此二句不即指嘉賓說詩人意本謂我有嘉賓須具堂上下之樂筐篚之將此何以故蓋人求教示之益必先得此人之心人之好我方示我以周行耳次因說我有嘉賓

德音孔昭云云正謂此嘉賓有可以教示我必用旨酒而式燕以敖可也次又説令我幸有嘉賓而必備琴瑟之樂致和樂之湛正將以此燕樂嘉賓之心庶乎嘉賓之不棄而示我以周行耳如此看語意始相承而血脉亦流貫若謂首章是示我以大道次謂不待言語之間而其所以示我者深又次謂安樂其心則非止養其體娛其外而已則初之示我周行者專在言語耶旨酒式燕以敖者止是養其體娛其外耶

且章首原説人之好我不説賔之好我意甚明白敢

正高明

真西山曰鹿食苹則相呼呦呦焉而樂君臣賔主之

相樂亦猶是也愚謂是則然矣然所以必取諸鹿者

鹿優游於山野間初無求於人世賢者之養重亦猶

是也自非上之人盡燕享之誠欵洽之意彼曷以輕

顧哉所以具酒殽將筐篚備琴瑟之樂而殷勤以致

厚然後可祈其教示之益

瑟堂上之樂笙堂下之樂鼓瑟吹笙即承上說無二意

承筐是將是幣帛陳于筐篚以將敬也

人之好我二句泛說見周行之不輕示所以求之者必致其勤欵而後可祈嘉賓之樂與也好字重看即心乎愛矣之謂示不專言語間周行說得寛凡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大道理皆是也

德音孔昭是本其平日之充養顯播于天下者言視

民不恌視字與示字别凡充養完粹的人其視衆寡小大自然敬畏而不肆所以説視民不恌不是説示民使不偷薄

一説德音孔昭是嘉賓之言詞不茍視民不恌是嘉賓之瞻視不輕所以君子是則是傚而燕饗之不可已

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照上説必求其人之好我也

三章我有嘉賔鼓瑟鼓琴云云又照前看見得幸有嘉賔若此必如是其致敬然後可致其和樂之情可燕樂嘉賔之心

說到燕樂嘉賔之心乃見我之真好通于人人之真好通于我方肯示我以周行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詩序勞使臣之來也詩傳勞使臣之勤也勤字較勝
來字
首章之傷悲懷歸而傷悲也次章之不遑啓處懷歸
而不遑也三章不遑將父四章不遑將母正道其所
懷歸者見傷悲啓處之不寧也末章將母來諗益望
人將此懷歸之情以告君耳其語極次第而其意極

悲酸

懷歸者懷父母而思歸也故不遑將父二章無豈不懷歸句

鵻小鳥也尚飛集于苞栩人獨何心而違其父母乎說到此其情悲且切何如

凡王者用人之力必先體人之情豈不懷歸將母來諗其體人情可謂曲且至矣為使臣者能無每懷靡及以仰答之乎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凡使臣之行宣上德而達下情自非咨訪其土俗民
情之宜則其馳驅也何益哉所以不但諏之又謀之
度之而復詢之且必咨之周而後已是其所為每懷

靡及者故為使臣者不可不盡諏謀度詢之周而其所以周爰咨之者不可不存每懷靡及之念

不曰使臣而曰征夫者見使臣此心其屬亦此心也

諏謀度詢雖一事然既分四字則微有别所謂諏者訪問其民情土俗何如也謀則就是而擬議其所為與革度則因是而酌量其所可通行詢則又加審焉纖悉毫微必求其當而後已也如是而咨訪之周則窮簷蔀屋之情悉達于廟堂之上而九重之德意可

下沛于深山窮谷之中是之謂宣德達情而無負于
使臣之命
按書曰詢謀僉同又曰弗詢之謀勿庸凡謀必先之
諏必加之度必至於詢而後定也然四字上通着一
咨字咨訪問也古今稱大知而首好問好察其有深
意哉
爰於也就於其地集其耆老遺逸而咨訪之且考求
其典故併今之所當因革宜何如者

四牡皇華皆出一懐字統見當時之君其心常通于人心故知其所懐不出于君親之外也

四牡是勞使臣之詩故曰豈不懐歸以曲體其情皇華是遣使臣之詩故曰每懐靡及以深作其勸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懐原隰裒矣兄弟求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况也永歎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宜爾室家樂爾妻孥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詩序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起興于常棣者常棣根株相連比而華蕚更相輝映
也箋曰承華者曰鄂鄂以承華華以覆鄂鄂華相承
覆而韡韡猶兄弟相承覆而怡怡也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是一章之大旨

死喪之威不必作畏字解威正與懷對威非人所懷

而兄弟孔懷此天性至情也觀諸原隰裒而兄弟求

便見得

原隰裒矣二句詩緝解方困窮流離羣聚於原野之

時維兄弟相求而相依亦好

以脊令在原興兄弟急難見兄弟偶有急難必若脊

令之飛之鳴之行之搖之不敢自寧也此是倒提文

法

程子曰脊令首尾相應兄弟急難之際其相應如是也體得好今言人兄弟如左右手之相救即此喻以鬩墻之變形出禦務之必然見兄弟之友愛自當如此

務字不必改作侮字凡外事之當抵禦者皆是也若改作侮則止一事矣

兩讀每有良朋見友朋之義雖切至然未有如兄弟

者

況也況字傳作兹字解烝也烝字箋作衆字解註俱云發語辭似不必過求矣然愚謂古人下一字必有一字之義若云發語辭何不均用況字烝字耶若況訓兹烝訓衆似亦未確竊謂況者交好之情況也烝者憤氣之鬱積也良朋當急難之時豈無一種不安之情況然是況也莫能用情也付之永歎而已良朋當外禦之時豈無一種不忿之烝鬱然是烝也匪不

反兵之讐也其可以興戎乎哉如此體看庶得况烝二字之義而二也字亦有着落未識是否敢正高明喪亂既平一節轉摺甚妙

友朋所裨于生人不小矣此所云葢謂較兄弟稍有差别耳知兄弟之親又知朋友之義是善讀詩者薄俗酒食相徵逐知有良朋而忘兄弟更有私妻子而薄同氣隔藩籬若分胡越者故著儐爾籩豆二章見兄弟不可不具不可不翕也

儐爾籩豆以下正見安寧之時兄弟之友愛自有不容已者必如是而後可以宜室家樂妻孥不特死喪之時為宜然也

既具既翕二既字宜體有一不具而心能安乎有一不翕而心能安乎

是字然字即照上文說盖兄弟具而樂且孺兄弟翕而樂且湛若此其宜室家樂妻孥此是一段真情實理凡今之人所不可不知者人惟不反求而實從事

焉所以不知其然耳詩人云云端是教人反求諸心而實知此理也

此詩意義極明析每章下註亦明透可誦唯章句下註三章但言急難則淺于死喪四章則又以情義之甚薄者猶有所不能已云云較未得詩人之意詩人本意若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矣即如死喪之威人所畏遠而兄弟則孔懷焉觀諸原隰之裒兄弟之求至性真情自有不容解者故一有急難則如脊令之

在原者然雖有良朋不過永歎焉耳而有是乎兄弟鬩于牆少有言語之傷而外務則共抵禦之雖有良朋烝也無戎而又有是乎此語遞遞相承總發一段至親之真情實意以見凡今之人莫如兄弟非謂急難湲於死喪而外禦其務又情義之甚薄者也敢問

高明

周道所重親親也故周書曰時庸展親此詩人反覆言之著為燕饗之歌令聽之者油然生友愛之心也

嗟乎先王之篤厚同氣至矣培植國本深矣彼煑豆燃萁而喋血禁門者獨非人類哉何無人心至此也凡有兄弟者當寫一通置之座側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洒掃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

不來微我有咎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詩序燕朋友故舊也

此詩何皆以伐木興入山伐木必多人故着丁丁許許于阪見亦以彙類同行有朋友相須之義也相彼鳥兮四句不是以鳥形人之不如鳥一物也猶然同

聲以相求人靈于鳥萬萬者舍卑下以進高明舍友生何賴焉人而知求則中心恱懌其相應和何如中心聽從其忽爾我何如其和其平真有通極于神明者所以神之聽之終和且平耳倘聲不相應而相求人情尚乖戾而傾欹神誰聽之而安望其終和且平哉此語句交接處宜細加體會可自得之

求友生何與于神曰人神一理也求友生以洽人心即洽于神之心矣故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小明篇

論條友亦說到神之聽之式穀以女神則何聽哉和且平是錫之以和平之福也上着一終字宜玩味寧適不來微我弗顧寧適不來微我有咎總是反已而必求恩禮之懇至也

諸父諸舅兄弟皆友也何以陳設若斯之殊曰兄弟其親者也釃酒有衍籩豆有踐足以燕矣諸父其尊者不有肥羜可輕名致乎若諸舅則異姓之尊者非洒掃陳饋八簋肥牡其曷以饗諸中庸云親親之殺

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正此意

友也者友其德也無擇於尊卑同姓而諸父異姓而諸舅同行而兄弟皆相須夾輔以有成者故歷歷言之

諸父諸舅皆尊者故但言速而不敢必其來兄弟同儕故必名之使來而無遠

失徳者不相能而為仇也

有酒湑我無酒酤我言不計有無而必其相會也坎

坎鼓我蹲蹲舞我言為我飲湑而鼓且舞也故下繫

承曰迨我暇矣飲此湑矣益不使其終相遠也

迨其暇者政事之暇也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

莫不庶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

日不足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

以莫不增

吉蠲為饎是用孝享禴祀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天有定未定天保而曰定定而曰孔固則其定也不

可移矣此謂天之既定者也

天下無德外之福故詩人祝君以福必本之以德言天安定爾位亦甚堅固矣然非單厚不足以凝福而非福之除亦無以見其為單厚也非多益不足以言庶而非莫不庶亦無以見其為多益也今天俾爾每事盡厚則何福不可消除俾爾多行利益則民物莫不蕃庶此足以徵天保定爾亦孔之固矣蓋天之定不在福與庶在俾爾單厚之足以凝福俾爾多益之

足以致庶者為可見也

二三章首止稱天保定爾無亦孔之固句承上文不必再也

俾爾戩穀罄無不宜詞雖與上章類而意較更深益此二語是本其平日所為之盡善而盡無不善者言之所以受天百禄又降爾遐福維日不足上章之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本諸此下章之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

不增亦本諸此四五六章正道其本此以孝享故神貽之多福民徧爲爾德如月恒日升如南山之壽松栢之茂受福若此其穰穰也此之謂天保定爾亦孔之固是二語實一詩之綱領也

卷阿篇連下俾爾彌爾性者三此篇一曰俾爾單厚二曰俾爾多益三曰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其命意略同

戩穀是盡善罄無不宜是盡無不善易曰視履考祥

其旋元吉正如此然此皆天所栽培也故上加俾爾
二字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正如此
罄無不宜承上戩穀說盡善的自盡無不善盡無不
善乃為盡善其意相承必重言之始較完足耳受天
百祿綮承俾爾戩穀罄無不宜說降爾遐福維日不
足又言天之申命有加而未艾也觀受字降字自見
得
三章以莫不興以莫不增本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

日不足來益曰如山高矣又復如山脊之岡曰如阜
大矣又復如大阜之陵此以見其莫不興川本源深
流長矣而曰方至則又盛長之初此以見其莫不增
也此正見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處
吉蠲爲饎四句是竭誠意以共祭祀君曰卜爾二句
是傳神意以嘏主人
禴祀烝嘗正其所爲孝享者
周祭先公先王故曰于公先王

卜爾卜字不宜作期字解葢凡人所疑受皆自其平日所為者卜之神意謂主人如此孝享必其平日所為無不單厚多益而戩穀無不宜矣即此卜之而萬壽無疆固其所必然者故云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弔字不宜訓至字弔乖念也神乖念則詒之福不乖念則詒之禍矣節南山不弔昊天即此弔字

神之弔矣二句緊接上章説民之質矣四句又緊承此二句説葢神之福人無可見而民之質而無偽徧

為爾德乃其福之所可徵者要識得

質本質也本等也出作入息耕食鑿飲是民之本等

故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

民之質矣四句不平歸重下二句

非日用飲食之民不能徧為爾德故從民之質矣說

起以民俗民德對言者非

爾德者何戩穀是也君戩穀而無不宜民歸德而無

不宜是謂徧為爾德

孟子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以行與事示之如之何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使之主事而民治是天意也然百神之享非民治何以徵焉詩表吉蠲孝享神貽之福而極之羣黎百姓徧為爾德則行與事之所示者昭然而天心見矣詩與孟子之言相發明蓋如此

洪範陳斂時五福說到用敷錫厥庶民棫樸詠文王之德亦說到壽考遐不作人大抵德福相因必以民

化為極

前既言其福興矣增矣此又欲其永久故以日月之恒升言然日月猶有虧昃也故又言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則可謂堅固矣然人君之福非享之一身已也又如松柏之茂無不承其庇覆則天地鬼神山川草木無不賴之是之謂福之極此以終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之意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

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
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
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
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

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詩序遣戍役也詩傳勞師也傳較勝于序

通篇皆託將士自道之辭然勞苦悲傷上能歷歷為彼詳道之結語云莫知我哀乃所謂深知其哀者也

薇曰作止曰柔止曰剛止及于常之華葢歷舉時之變也

曰歸曰歸歲亦莫止是將士自計來年代戍之時以自定其心凡行役不無飢渴之苦故行時曰載飢載渴旋時曰載渴載飢

我戍未定言身尚未至戍所也

在途曰憂心烈烈在戍曰憂心孔疚一字不輕下我行不來言我行未能即還也與後今我來思來字相照應似不應作致死解

一月三捷是將士自期之辭

君子所依二句要識輕重葢君子之依依此戎車以制勝也小人其可不効力乎故特下一腓字腓足肚也足行則先自動言必隨君子行以取勝也四牡騤騤是整肅以為行者故下小人所腓句四牡翼翼是裝嚴以為守者故下豈不日戒句

曰靡室靡家曰不遑啓居曰我戍未定靡使歸聘曰不遑啓處曰豈敢定居曰豈不日戒此可以識戍役者忠君之情急上之義

首章是將行時故於今歲采薇時出戍即念及來歲莫冬光景因以義自割其室家之情曰玁狁之故以義自忘其啓居之勞曰玁狁之故次章是在途時而不勝悲之烈烈且無柰飢渴之勞欲通一訊候焉不可得也故以義自斷曰我戍未定靡使歸聘三章則已至戍所時在陽月矣然王事靡盬不遑啓處一有旋心非夫也故復以義自斷曰憂心孔疚我行不來若謂即憂室家之甚不可負公家之役也云爾四五

章是在戍次年事故以常華興軍容之盛曰豈敢定居一月三捷必期其戰功之成又由戎車及兵事之飭曰豈不日戒玁狁孔棘深嚴其禦備之守此正戍役之以義自奮處末章是極道歸時勞苦之情此皆公義所不容已者大註叙其勤苦悲傷之情而又風以義是一詩之大旨

據註是從遣戍之時直說到言旋之日而終之曰我心傷悲莫知我哀葢謂此一段悲傷勞苦我皆知之

而皆能為爾道之爾行可無復顧慮也必如是而後可以激戍役勤王之心是則然矣然愚謂此不必爾也自采薇遣戍以至于雨雪來思是實實原有此事上之人能體之備載諸詩凡後來遣戍者則歌此以遣之耳若通篇皆作豫道之辭則薇之自作而柔而剛以及于常之華直及于雨雪之霏霏似為夢語豈其然乎敢妄論以質之高明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

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

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

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

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

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
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此勞還卒之詩大抵道其承命之時急難勤王而不
忘憂畏之心故其成功也易耳觀首章云王事多難
維其棘矣次章云憂心悄悄僕夫況瘁則其情可見
矣其往城朔方而玁狁于襄皆此急難憂瘁之心之
所致也故四章又表其往來之不遑者曰維畏此簡

書五章又推其室家之憂念者曰維薄伐西戎則知其素所畜積者見諒於內外此一舉成功而玁狁于夷耳

當時文王得專征伐以王命命南仲伐玁狁併及西戎故稱自天子所稱王事稱王命稱天子命我此詩總是上之人體將率往來之辭及其室家相念之辭故凡稱我者皆南仲自我也我心則降則室家自我耳若王命南仲似出命之辭天子命我似承命之辭

而赫赫南仲又再三為褒稱之辭錯雜以成文者益勞還率總是褒大其功故不覺其辭之錯雜也

出車由郊而牧而此詩倒言者南仲身先士卒獨駕而至於牧餘車猶在郊也觀名彼僕夫謂之載矣自見得

自天子所謂我來矣見我承君命以往行不可緩也

臣子所任皆王事也而玁狁西戎相訌而内侵此乾坤何等時耶而可自怠緩為乎故曰王事多難維其

棘矣

設建旗幟軍容也故曰旐曰旄曰旟旐曰旂旐錯舉

言之不必牽泥朱雀玄武青龍等以合曲禮車攻篇

亦有建旐設旄句

將率方以任大責重為憂而僕夫之情況亦恐懼而

憔悴故曰憂心悄悄僕夫況瘁如是而事復何憂哉

故愚謂此二句是當日成功之本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是當時命將之本意葢先王所

重者生靈也城守而驅狄使不敢内侵則吾事畢矣固不必攻戰以取勝也其不免薄伐云者亦不得已為之耳

上章止言出車勤王耳未明言其何所命也此章方說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見上所云出車建旐以急難者蓋承此命耳故南仲始出令軍中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以振厲士卒之氣士卒皆用命而玁狁于襄焉其出也有名其作也有勇而

其往也無敵此之謂王者之師此之謂王者之將
威靈氣燄赫然動人皆本天子命我一語來
于襄者埽除之謂也玁狁惕威而遠遁是謂之于襄
昔我往矣四句別出王事多難二句王事多難二句
別出豈不懷歸二句葢南仲心維簡書之畏此往來
不憚勞苦以勤王也此章是專表南仲心事
喓喓草蟲六句此通是室家語見室家之思南仲也
甚切只為其薄伐西戎有未暇歸耳此章承上章又

别發南仲平日心事取信于室家故室家雖念之而且知勤王之為義也

天子命往城朔方耳此何以云薄伐西戎曰天子之命有專制有權宜朔方西戎皆國家患也當時專制在朔方而偶見西戎之竊發提師以薄伐焉亦閫以外將軍制之權宜之事也且當時天子或更有命南仲或專有請皆不可知

春日遲遲百卉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

薄言旋歸寫一段旋師光景分明畫出個太平氣象來而終之曰赫赫南仲玁狁于夷蓋歸此大功于其帥而不自居此謂勞還率之詩也

執訊獲醜不必是西戎或玁狁亦有之觀玁狁于夷句便見得

于襄者埽除而無敵也于夷者蕩平而無事也

將兵者必常懷憂畏之心然後可奏勤王之績將將者必知其將之常懷憂畏也然後可期其敵愾之功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凡戍役兩朞而還初年春莫行次年夏代者至留備秋十一月而歸又次年春莫還家此常期也詩人逆其室家之情而代之言自次年罷役防秋時至又次年春莫時想料其思念之意描寫其企望之懷宛然如出於深閨思婦之底裏此之謂曲盡人情者王者以人道使人又以人情曲體久役之人如之何其不感動天下而使民之自忘其勞

首二章上四句是詩人代室家之詞下三句則推其

詞之所謂也

思婦數日而過故曰繼嗣我日

日月陽止正備秋之後可以言歸之日也故云女心

傷止言非復向之不遑啓居時也

女心悲止甚于傷矣征夫歸止異于遑矣

陟山采杞見歸期之已過而意料在行者之必然也

故曰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

匪載章見過期而不來故又重恤焉而謀之卜筮也

此皆人情之所必到處

征夫違止計其時之可違也征夫歸止度其時之可歸也征夫不遠料其旬日之當還也征夫邇止決其旦莫之必至也

詩緝云此詩四章皆不言戍役來歸之事唯述其未歸之時室家思望之切如此則今日之歸其喜樂為何如也所以慰勞之也

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

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

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詩序美萬物衆多能備禮也不若詩傳燕大臣也賦

魚麗得之

魚麗于罶鱨鯊言所得之魚品旨且多也故興君子

有酒云

君子有酒設酒肴以樂賓也不專言酒也

旨言其酒肴之腴美多言其當筵之備具有言其藏畜之餘盈總之則所謂備物也禮意在後三叚見

後三章蘇氏云云亦是以愚論嘉與旨何別偕與多何別且上云有酒此何以換一物字耶換一物字便見酒只是個物也所以將是物者情也詩人之意益曰物其多矣而非徒物也維其禮意極其嘉美也物

其旨矣而非徒旨也維其禮意與之偕到也物其有矣而非徒有也維其禮意時存而不忘也前註所謂見主人禮意之勤以優賓正于此三段見得不然即有酒之旨且多多且旨旨且有亦物耳何禮意之足云

嘉嘉樂也偕偕到也此本禮意來易解唯時字似未易體然嘗觀蘇子赤壁賦云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不時之需是時之說也使燕饗禮意有一時之或

忘則酒有或幾忘設矣能隨取而隨有哉此詩前後

各三章相照應相中發又一格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此燕饗通用樂章故不獨頌嘉賓而主人樂賓之嘉

意亦具見焉序云樂與賢也是

讀其詩似以有魚興有酒然其意實以嘉魚興嘉賓也觀下章甘瓠纍自見得若前三章連下二有字末章連下二思字又作文之妙法也

次章衎字不應亦訓樂字此詩一意四疊只於樂衎綏又四字上稍見分別耳若衎亦訓作樂與前何以別乎易曰鴻漸于磐飲食衎衎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此當以相宜自適意看

三章樛木甘瓠興主賓極當綏字照纍字極佳

翩翩者鵻二句謂嘉賓之惠然肯來也故承謂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又思應來思極繄見好賢之心之終無已也

甘瓠纍於樛木猶本屈已下賢來若鵻之翩然來思則賢者自聞風而至矣自非主人樂賓之深且甚何以得此

總四章論樂歡會也藉此燕以相歡會也衎宜適也藉此燕以相宜適也綏字照纍字見燕之綢繆所謂

中心好之曷飲食之者也又字照來字見燕之重複所謂迨我暇矣飲此湑矣者也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南山北山有臺有萊等物見崇高峻大處必草木生長其上足為世之資用況樂只君子柱石楨幹為邦家之基闡繹宣揚為邦家之光愛養生息為民之父母則得壽得名固其所必然者故曰邦家之基曰萬

壽無期曰邦家之光曰萬壽無疆曰民之父母曰德音不已下文即其所謂萬壽者申之曰遐不眉壽曰遐不黄耇見其所謂無期無疆者葢如此也即其所謂德音者申之曰德音是茂又申之曰保艾爾後見其所謂不已者不獨茂於其躬而又能延及其後也總之則重在邦家之基邦家之光民之父母上敢

問高明

有基然後光基且光然後稱民之父母語有次第遐

不眉壽若曰其眉壽豈不遐乎遐不黃耇若曰其黃耇豈不遐乎是詩人倒字文法非遐何音近而通用也如必作何字解天保篇云降爾遐福亦將曰降爾何福乎白駒篇云而有遐心亦將曰而有何心乎此不通之論也敢一辯之

朱註謂燕饗通用之樂章君子指賓客詩緝照序云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君子指成王亦是葢邦家之基邦家之光萬壽無期萬壽無疆德音是茂

保艾爾後等語似下頌上之辭恐非燕饗之樂也詩

傳謂大臣報主也是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

以有譽處兮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

考不忘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

德壽豈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蕭維長大而可承天之澤君子維有令德而可承天子之澤此一詩取興大主意

興詞若在我心寫兮止然必到燕笑語而有譽處乃為天子零露之滑也燕笑語兮二句緊承我心寫兮一句説

曷為燕笑語而有譽處也凡諸侯朝於天子名分森

嚴莫敢踰越即大飲賔之饗若與殿陛之肅肅者稍殊然隆其禮以致敬猶未伸其歀洽之情維是既饗而燕若後篇厭厭夜飲在宗載考之時上意下情兩相宣達天子若降色笑言語以逮下而諸侯凡有令德如下文所云者悉承其譽命而可為自處之地是之謂有譽處而天子殷勤接下之意庶幾其少慰也故曰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而下章又反覆申言之也記曰饗以訓恭儉燕以示慈惠益正

謂此觀首章一燕字及三章孔燕字便見得凡人務德不務譽然非譽命之上逮有未可自安者此譽處二字之相因也易曰終以譽命上逮也正此意

首章只說得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而未竟其所謂笑語者何如也譽處者何如也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孔燕豈弟令德壽豈鞗革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是所謂燕笑語而可以譽處也要識得為龍龍字不宜作寵字解諸侯承流宣化凡所為變

化霖雨天下者猶龍也必稱其職而無忝是之謂為龍

為龍為光聚承既見君子來益見其所為龍者真能膏澤下民見其所為光者真能照臨下國故承說其德不爽壽考不忘壽考不忘即是永享之意凡為人牧者緊要在豈弟二字而豈弟之實必始于家庭是謂令德而可以永享其樂者故說孔燕豈弟即緊承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疑忌兄弟最是大薄惡事必克恭以宜其兄大念鞠子哀以宜其弟始稱令德而壽豈

凡宜兄宜弟的必宜民宜人所謂為龍為光者根本在是

令德申上其德不爽句壽豈申上壽考不忘句

鞗革冲冲和鸞雝雝非令德而有是乎故緊承說萬福攸同

凡譽譽其德也故首章曰有譽處兮次章即出其德

不爽句三章出令德壽豈句末章又騐其所謂令德者終之曰萬福攸同其語極次第而流貫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詩序傳皆謂天子燕諸侯也

露必待陽而晞飲必至醉而歸期其饜也露必濡于

豐草飲必設于宗考隆其禮也杞棘承湛湛之露桐椅生離離之實君子承燕而不喪其令德不失其令儀此天子所樂予而錫之燕享之隆禮也詩叙燕飲于前而推本于君子之德儀旨深哉

不醉無歸即醉酒飽德之意

在宗載考示親厚以成其禮也

左傳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周書曰德將無醉㬥云厭厭夜飲不醉無歸乎曰此燕也燕示慈惠必致殷

勤于獻享之外而又不可因是以廢政事之勤既朝且夕而復燕之于宗寢庶幾燕笑燕語而可盡其欵欵之情此庶子司宫甸人閽人各執燭以共事載之儀禮為可考者而非若後世所為長夜之飲也且其辭曰顯允君子莫不令德豈弟君子莫不令儀則又以禮相終始而不繼以淫矣與書傳之所謂固自不相悖也

迨我暇矣飲此湑矣正夜飲之一証

莫不令德令儀者就一人之身而莫非令德之存令

儀之著也非衆諸侯之説

顯允曰令德豈弟曰令儀亦自不可移易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

朝饗之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

朝右之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

朝醻之

詩序天子錫有功諸侯也是
此詩一意而三疊總是大饗而錫之以弓矢也必從
受言藏之云者見此弓之珍藏非一日專以待有功
之人故一遇康侯即本中心之貺大飲以錫予之耳
下二章不過換易得數字無二意
受言藏之言其重也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一朝饗之
言其速也註極安然要識詩意一直下
貺曰中心饗曰一朝總見王者亟嘉有功之意

凡錫弓矢必以饗行之禮也

載是載其所藏者抗之使正不邪橐是橐其所載者韜之使好無壞

非喜不足以言貺非好不足以言喜總之則皆根於中心之誠也

饗是燕飲之總名右則勸飲而尊其位醻則復勸而報其勞總之行於一朝而錫之以弓矢事也

易之晉曰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正此意彼因

獻請出之因而賜專征伐者可謂中心之貺乎可謂
一朝之饗乎吁此忠良之所為悚仄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詩序樂育材也註云亦燕飲賓客之詩亦以材賢歸
之賔客耶不若詩傳燕賢也為妥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興君子之德有可動人處故一見之而樂且有儀自不容已也

樂固是喜樂然下文却有我心則喜句此應只是歡會言

錫我百朋句重看賢材之親就益我身心裨我治道原不小小真百朋之錫也故樂且有儀我心則喜下出此一句下章乃言我心則休

樂且有儀懽會而更有儀文也儀文似外貌故二章

又言我心則喜然所喜何為君子之德真有足重于天下者一見之恍若百朋之錫也故三章云錫我百朋若是則我欲見君子之心可自慰矣故四章云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見昔憂今喜之不自勝也後二章註極明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

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四牡脩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

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詩序傳皆云宣王北伐也

此詩章法極整首章是總叙盛夏出師之由次章則申其所為車服就道者以見行師之有度三章則申其所為嚴翼共武者以見制勝之有本四章則申其所云孔熾者蓋若斯之急故選鋒鋭進之奮揚五章則申其所為薄伐者不事于窮追故文武並用之可法末章則道其歸至燕喜有賢者與事以見一時中

興功烈之可稱葢此詩不獨美吉甫實以美宣王也

玁狁擾亂是卒然事故不得已六月而興師

凡戎車必駕四馬故云戎車既飭四牡騤騤

常服即韎韋素裳白舄將帥所服以爲常者以其爲我之常服故次章云既成我服以其常服以共武故三章云共武之服非於此則以服字解而於彼又以事字解也

玁狁孔熾我是用急是一詩大主意

此詩意在美吉甫而若為吉甫自謂之詞凡稱我者皆吉甫自我也其稱吉甫云者則詩人稱之之詞耳註可以見馬之有餘可以見教之有素又見其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不失其常度此數語體貼俱佳但據本文論蓋只就上文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三語申言之見當時之所駕馭者皆素所訓習之馬故六月即成我服師行之不失其常耳似不必一一支離也敢問高明

有說我服是軍士之服非也服必先於將帥將帥服

軍士不必言矣觀我之一字自見得

曰王于何以又云天子王于者天子之命也承天子

之命以出征故云佐天子

兩觀王于出征語便見宣王赫然中興處

前云戎車既飭四牡騤騤矣又云比物四驪閑之維

則矣此何以復云四牡脩廣其大有顒意者上所云

是統言戎車之飭軍士之所乘也下所云特出于戎

馬之中是路車之飭將帥之所乘也觀即承薄伐玁狁以奏膚公句便見得敢問高明

嚴是持法無縱翼是秉心不渝兵家之要道也吉甫之善將全在此有嚴有翼四字上

服是服事是事共照前服字看事自在内不必别以事字訓

膚訓大公訓功似矣以愚論之膚即尺寸之膚膚字公即天下公共之公字也葢王者視天下為一身凡

內而腹心外而疥癬之疾孰非切于已之肌膚當與天下共討平者乎以其切于肌膚而為天下之所公討則稱戎事之為膚公也亦宜而何必訓膚之為大公之為功敢問髙明

匡王國是正其不正定王國是去其不正者而莫不安寧也

以匡王國以佐天子以定王國是章法中之血脉語上言玁狁孔熾而未言所以熾故四章詳言之以見

六月興師之冞不獲已也

茹收歛也不安分而自逞曰匪茹不必作度字解整居是盤據于內者侵是游掠于外者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竊據而且深入矣

凡旗幟皆組織文章而畫以鳥隼是謂織文鳥章不必改織字作幟字

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是選精鋭以為先鋒者兵法謂先人奪人者正謂此

觀織文鳥章四句何等堂堂正正何等先人奪人所
謂直而壯律而臧誠然哉
戎車既安節承上元戎十乘來見其車非不適調而
安穩也其馬非不壯健而閑習也即犁其庭殲其類
而滅之亦無不能者乃其薄伐也僅至于大原而止
葢曰此皆天之所生者皆天子之所欲生者其犯而
入境也不得不奮其威其驅而遠適也不必盡滅其
類德與威並著而操與縱維宜所謂文武之將莫踰

于斯人者非萬邦之所爲程憲者哉故詩人特頌之
玁狁之侵直至于涇陽吉甫之伐但至于大原此方
是王者之師
燕喜即飲至之燕也旋師而飲至其喜慶何如此便
是既多受祉處
來歸自鎬我行永久是道其所爲設燕之意飲御諸
友炰鼈膾鯉見其與燕之多人設燕之特盛也侯誰
在矣張仲孝友稱與燕者有此人焉足爲斯燕之光

重也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故張仲稱侯不應作維字解不獨曰張仲而稱曰孝友孝友之人必能忠于君和于友而共成國家之事兹可以徵當時將相之調和矣吉甫之成功豈直以已之嚴翼而已哉

有文武之吉甫有孝友之張仲益兩相輝映者

此詩落句賢張仲所以賢吉甫之善將賢吉甫所以賢宣王之得人内順外威成中興之偉烈豈偶然哉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笰魚服鉤膺鞗革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

淵淵振旅闐闐
蠢爾蠻荆大邦為讐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
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
玁狁蠻荆來威

詩序傳皆云宣王南征也
釆芑是賦其事以起興與他詩不同疏義云新田在
彼菑畒在此師衆如彼練習如此語正相應以為起
興之意如此愚竊以為未然新田菑畒民所治也況

下章中鄉為民居其田為尤治者乎意蠻荆背叛民心共欲伐之即軍行隨地而采芑民無怨其蹂踐者且又見師行之以律采芑之外之無他犯也敢問高明

其車三千師干之試一直下見士旣衆而且練也涖是臨其事率是師之以攸往也故先臨而後率騏馬之良也又翼翼順序焉所謂既佶且閑者

路車即戎路將帥之所乘駕有四騏故言有簟茀魚

服之車飾有鉤膺鞗革之馬飾

魚服是弓鞬矢服亦飾于車上故從簟茀為句

膺有樊纓之飾不可殽舉故總鉤膺鞗革為句

次章其車三千内含有師干之試意又益旂旐央央

句見士既衆且練而建設幟旆又精彩之足以讋人

也

簟茀魚服鉤膺鞗革車馬之飾固盛矣然此猶戎車

之所宜有也約軧錯衡八鸞瑲瑲昌為飾之戎馬之

間乎朱芾斯皇有瑲葱珩昌為服之躬摎之地乎曰凡軍之容所以示國之威重也車馬不飭齊旂旆不鮮采固無以見威靈之振發然非彰大君之錫命而示之以閑暇則猶未可以奪其氣者維鳴和鸞于戎馬而貽命服于軍行使聞見者知天子負托之重而又知將軍應敵之暇庶可以不戰而屈人之兵耳況其車三千師干之試固克練于平時而陳師鞠旅伐鼓淵淵又克慎于應敵之際乎吁此方叔之成功不

獨在戰鬬間而詩人必先美其軍容之威重也若後世趙充國之征先零庶幾近之

鴥彼飛隼與軍行之威猛而其飛亦集與進退之有節故下文云云

方叔率止鉦人伐鼓而下舊分將戰戰時戰罷三段看愚謂未然蓋方叔之所率者訓練之士也其令于軍中者最齊一而嚴明鉦人伐鼓陳師鞠旅有一毫之不苟者故就其嚴明齊一者復稱美之曰顯允方

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葢謂其自始至終皆進退之有度耳非謂將戰戰時戰罷若註之所分也

軍中所重威明誠信故再稱顯允方叔伐鼓淵淵則衆之進亦淵淵矣振旅闐闐則衆之退亦闐闐矣一字不茍下

前三章止說軍之容軍之律耳而未及蠻荆之罪蠢爾蠻荆大邦為仇正指蠻荆之罪之可伐處

元老大人之稱師稱丈人吉无咎克壯其猷非元老

其執能之註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一雖字甚不妥
示威重以加伐是謂克壯其猷然止于執訊獲醜而
已斯老成之將也
執訊獲醜亦猶戰而執之獲之故承戎車嘽嘽三句
但方叔嘗與北伐威名素著有不戰而屈其兵者故
云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知其戰又知其不
盡由于戰斯善識詩人之旨
此詩頌方叔實頌宣王宣王之中興全于六月采芑

二詩見之

此詩每三句為一韻末章首六句二句為韻而下又三句為韻是詩之一體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龎龎駕言徂東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决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四黄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宣王中興之君也何以先武事而詩人頌之曰周之衰也以恩弛非以威裂也使嗣之者不震疊其神氣何以中興哉況五年廵狩周先王自有成法宣王不過一申飭之耳

廵時必有狩故古稱廵狩此詩之行狩益稱復古云

狩必先車馬故首云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馬龐龐

緊承我馬既同說

駕言云者凡君出必先命有司所之使所從之衆所

之之地皆得以有備也

田車既好承車攻說四牡孔阜承馬同龐龐說

東有甫草不是將往狩于甫田凡車馬之行必從水

草之地此所云從此東道以行狩也

上但言徂東此指言行狩見所徂在巡狩非徒行也

駕言行狩則有司知所從事矣故承說之于于苗選徒囂囂云云蓋從此選徒衆建旐旄行將搏獸于敖云爾非已至東都而選徒以獵也

選徒囂囂見衆而且肅建旐設旄見序而且整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是諸侯來朝之車飾赤芾金舄是諸侯來朝之服飾

會同有繹句見當時諸侯莫不畏且懷者故會朝之畢至也

天子時廵諸侯必次第朝會此定禮也周衰此禮廢弛久矣宣王内脩外攘赫然中興其行狩東都諸侯遠近趨蹌聯落次第而至故知前此之廢弛非諸侯之敢慢也天子自弛之耳今此之整飭非諸侯之惕畏也天子自飭之耳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總是先整其所為射者射夫是從諸侯來朝之人既同者協同以從于射也

柴何以作㧘字解按虞書柴望秩于山川禮天子廵

守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柴者燔柴以祭天也望於
山川者望山川以致祭也廵守至方岳亦燔柴祭天
專祭此方岳之神時必取用犧牲故云射夫既同助
我舉柴謂助我舉此柴望之禮也維射在舉祀以禮
神則非徒取禽獸以充庖食也下文大庖不盈正與
此相照應再按般之篇云於皇時周登其高山註美
哉此周也其廵守而登此山以柴望則柴望原是廵
狩之大禮朱子亦嘗有註矣而何此柴之讀為拏解

為積禽也

四黄一節方實是狩事

四黄二句說車馬之閑習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則指射御之皆善也

蕭蕭馬鳴節不專就終事說看上章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則車馬旌旂徒衆之盛自始至終各中法度之則矣故美之云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見當時之狩止為柴望之祭而非為口體之奉

也此之謂巡狩事若註所謂三等之說恐未得詩人之意

末章是總其始終而深美之前云之子于苗此云之子于征前云選徒囂囂終云徒御不驚便見其有聞無聲矣此非有大才德者不能駕馭若此故稱允矣君子而又本其克誠以將事能善其始終若此也故又稱展也大成此一句是重言贊美之詞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

其羣醜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賔客且以酌醴

詩序美宣王田也

首章致祭以備田獵之具次章擇地以為田獵之所三章悉力以趨田獵之事四章則從事于田獵以共賓客之禮總見王者不輕于獵而非苟為口體之奉也當參前篇大庖不盈看

此章專為田獵而作故首祭馬祖以致禱

曲禮云外事以剛日内事以柔日田獵外事也故用戊用庚

獵與狩皆賴車牢馬健以為用故車攻吉日皆有田

車既好四牡孔阜句

升彼大阜從其羣醜言有此車馬之善可用之以為

獵也未便是獵的事

漆沮之從天子之所言此水之旁禽獸最多非侯甸

采邑為天子閑空之地天子之所宜獵者故云漆沮

之從天子之所西漢射獵蹂躪稼穡若相如所形于

䟽草葢異于此詩之旨矣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有說祁是中原地名大有禽獸

可獵者非也中原即漆沮之中原也其祁孔有即照上獸之所同麀鹿麌麌說見其地誠多獸而可獵耳左右從王者之左右也凡王者蒐狩必親執路鼓以御衆從王者不率左右以從事其何以愜天子之心故曰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既張我弓四句方實事于獵而得獸之多以御賓客二句言獵之所得維共諸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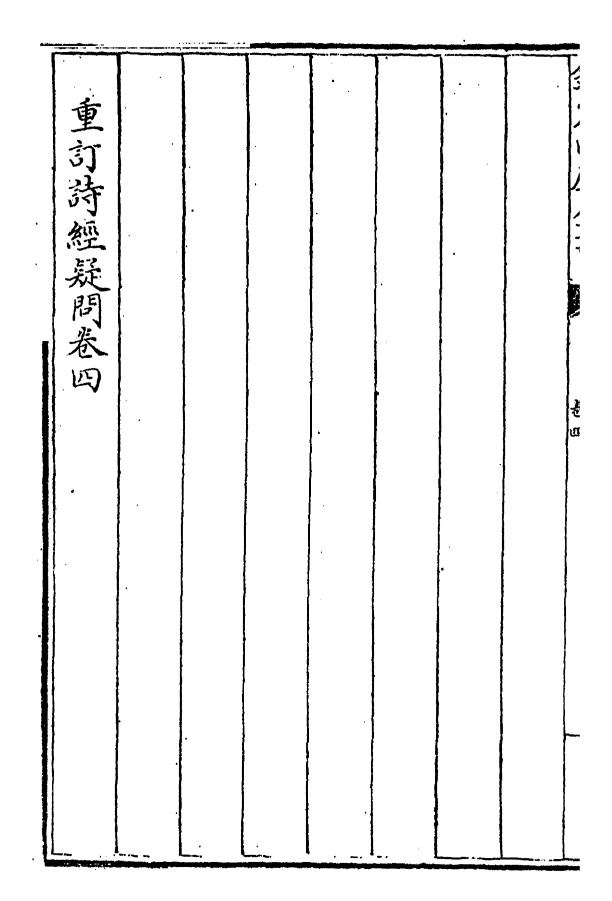
天子以賓客御諸侯有燕有饗饗必酌醴不獨云以

御賔客又云且以酌醴見此禽獸之得所以共燕饗之需所以蒐狩之不可已也

王者廵狩之𤜶以祭為重故車攻之詩曰助我舉柴大庖不盈蒐狩之𤜶以賔客為重故吉日之詩曰以御賔客且以酌醴

嘗讀六月采芑車攻吉日之詩見宣王之命將出師廵狩田𤜶一時之精神振刷真有赫然其可以復古者故推中興者其稱首焉迨其後稍懈弛也不籍千

畒而拒虢公之諫料民太原而違山甫之言伐羌戎而王師敗績此一人之身而若二轍何為哉乃知精神不可一日而不奮而靡不有初之訓萬世之所當拳拳也


重訂詩經疑問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重訂詩經疑問卷五

明　姚舜牧　撰

小雅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鴻鴈于飛哀鳴嗸嗸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詩傳懷流民也鴻鴈往來于南北故流民以之起興肅肅者言其羽之蕭跡也

于野是外境

重看爰及矜人二句于征劬勞其可矜憐何如而況鰥寡之尤可哀乎斯時也苟無勞來還定安集之政民終離散莫歸矣故着此二句以見民之所以更生

也

集于中澤是來賓而還也正見民之還歸自活意流離在外室家一空止遺頽垣耳今還將整垣以居故云之子于垣

雖則劬勞其究安宅蓋乍喜還集而相謂以自慰也離散之餘雖謀安集而生理未復不覺其悲酸也故復着哀鳴嗸嗸句

三劬勞一般看首章之劬勞流移中無可安息之勞

苦也次章之劬勞還集時不勝拮据之勞苦也末章之劬勞痛思此二者不禁之勞苦也此所謂痛定思痛者

喜不自勝而鳴曰宣驕即易之鳴豫也維此哲人云云若謂此一段勞苦要維可諒于有識者而非無識者之可知也其哀鳴特深其寄意特甚將鴻鴈于飛肅肅其羽章描寫來分明是一幅流民圖將集于中澤章描寫來分明是一幅流民復業圖有天下國家

者不可不常懷于方寸

厲王用榮夷公專利而又用衛巫以監謗故其民流離至此宣王之勞來還定安集眞再生之天也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詩傳勤政也禮辨色而視朝數問夜如何其可以觀涖政之勤矣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宣王自是早

朝晏罷卒成中興之名其以是時乎

夜未央未必有庭燎之光君子之至此所咏盖想像

君心之不安寢若夜方未半而即懷視朝之思爾

晰晰解未當初云庭燎之光言庭燎業已發光矣繼

則晰晰其明無有不徹者又繼則天欲曙而燎光已

奪僅有煇煇耳

諸解噦噦似俱未當愚謂將將是車之方來尚未畢

至故將將其有聲耳繼而畢至則噦噦其聲喧雜矣

又繼則鸞聲絶而其旂可觀矣故分列于夜未央未

艾鄉晨者若是其次第耳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

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

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

言其興

詩傳云念亂也

兄弟是同寅于朝者邦人諸友則國中之共事人也

不蹟是不循古道之人即下文之為訛為讒者

載起載行是卧不安枕坐不安席之意心之憂矣不

可弭忘則憂念之深也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四句若謂此飛隼猶循道以攸

往知所懲也民之訛言寧獨無念亂者為之懲止乎

蓋甚傷止亂之無其人

我友敬矣讒言其興是深探止亂之本

訛言是亂政之言讒言是毀人之言蓋正人以邪人

為邪邪人亦以正人為邪必先用讒言以去正人然

後亂政之訛言為可肆也故詩人欲先止其讒言

友敬二字相聯讀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便是友敬

的樣子此所云我友敬矣蓋欲我盡其所謂協恭和

衷者以感動之也朱子見前有邦人諸友字面却認

此我友是我之友則前所云兄弟獨遺之耶

讒言不興方可止訛言而已亂然其本却在我身友

敬上

詩人意若曰沔彼流水猶朝宗于海鴥彼飛隼猶載

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亦獨何哉誰

無父母何不重念以自全也次章沔彼流水其流湯

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是嗟其不知朝宗載止也正

指其莫肯念亂者故緊接上念字曰我獨念彼不蹟

者坐卧不安載起載行此心之憂不可弭忘矣我兄

弟邦人諸友何獨異而不加念耶三章再承鴥彼飛

隼來若曰此飛隼亦有率彼中陵者是亦知止之當

止者何獨於民之訛言莫念而不共懲之乎懲之無

他先自治而已我兄弟邦人諸友誠知友敬之當持

自相輯睦讒言其能興乎讒言不興而訛言其能亂

政乎是所以懲其不蹟而已亂者誰無父毋而莫肯

念及乎以意逆志愚謂此詩之或爾也敢正高明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

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他山之石可以為錯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

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九皋甚深遠而于野則甚曠濶矣于天則甚高爽總

言其聲聞無所不徹也

淵深而渚淺故于渚止着一在字在淵上又加一潛

字

檀可為車美材也樂彼之園全是樂有此材然其下

却有韡有縠是有所不必計者

石粗石也且曰他山不知其所自出然可以為錯則非無用於世者况可以攻玉則其為大用又何如也

通章罕譬而喻又詩之一體

有聲自昭著而不可抑遏者有潛無定在而不可泥求者有樂取其材而不惟其全者有苟求其益而不惟其美者大抵通是泛言惟人之所用何如耳

詩箋云教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鶴鳴聲聞身隱而

名著也潛淵在渚時隱而時見也樹檀下蘀_闕賢者而下小人也他山為錯舉賢用滯則可以治國也通章自合若朱子所云句自為釋則此詩乃講道學之詩矣愚不可得其解也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詩序刺宣王也詩傳穆王西征祭公述民怨以諫較

是

周書有所謂虎賁者疑即爪牙之士所以衛王宫者也衛王宫者而使之久役於外豈先王之制哉呼祈父而切責之將何説之辭

王制諸侯有故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未聞封圻之兵甲久役於其外者

鳥獸以爪牙為威王者以介冑之士為威曰爪牙又

曰爪士見宿衛之親軍不宜一日離王之左右者

亶不聰是深罪之之辭易曰聞言不信聰不明也此

軍法人所共聞而汝獨不聞故深罪祈父之不聰

曰王之爪牙王之爪士見職不應役曰有毋之尸饔

見法不應役呂東萊註可玩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

焉逍遥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

馬嘉容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

爾遁思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

而有遐心

詩序大夫刺宣王也宣王中興之後任賢稍懈賢有

見幾而去者同朝大夫惜其去而思之故有此詩

賢者素持清白人白則馬亦白故以皎皎白駒賦場

苗場藿人所共惜願言食之而且欲縶維之蓋望賢者之我留也

所謂伊人是想慕其人之辭與秦風蒹葭之所指意同

賢者可賓而不可臣故云於焉嘉客

留賢者安得公侯以爵人意若謂爾肯惠然其來公與侯是爾本等事將身享而逸豫之無期耳

在彼空谷無復場苗場藿之望故接生芻一束句其

人如玉以德之純粹温潤如玉言惟其有是德所以

將去而留之切既去而望之深

生芻一束見飼馬之無穀而自甘淡薄有不必言者

此其人之如玉令人想望之不可見且慕戀之不忍

釋也故祝之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冀相聞無絶焉

而不忍忘也語意一串下

賢者未必乘白駒以遠遁彼留賢者意若謂伊人之

乘此白駒以行也倘肯食我之苗藿乎我將縶維之

以冀旦夕之留於焉逍遥嘉容是我之至願也又見其欲去而不留意在優游以肥遁也復以賁然來思期之曰爾公爾侯逸豫無期若謂此猶可以少止也曰慎爾優游勉爾遁思若謂此行之不必决也然終見其必欲去而不我留也則重嗟此駒之在空谷束生芻而於其人之如玉深戀戀焉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若謂猶可相聞無絶乎尚如挹其逍遥嘉容之清輝也其愛戀也極誠其挽留也極懇而其為辭

也極委婉而有餘思

詩緝謂賢者肯來訪已賁然若有榮耀焉亦望之之辭也彼去而已留於是羨賢者退居之樂謂爾若為公為侯則將勤勞國事無有逸豫之期今爾肥遯優哉游哉足以自樂願加保重耳故曰慎爾優游勉爾遁思亦看得好

唐風有杕之杜欲致之而不能得秦風之蒹葭欲親之而不能就此白駒欲留之而不能挽

黄鳥黄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
旋言歸復我邦族
黄鳥黄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
旋言歸復我諸兄
黄鳥黄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
旋言歸復我諸父
詩序刺宣王也
不我肯穀者不於我肯加美意也不與我明不與我

明白可生之路也不可與處不可與共處也此三章
主意專在此三句上而語實相承
按此篇註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作此詩下篇註民
適異國依其婚姻而不見收卹故作此詩何以異乎
愚謂此篇是將適異國而恐不得其所也下篇則已
適異國而實不見收卹也讀其文自可見然總之則
見當時之政失以致若此之流移又見當時之俗澆
以見若此之偷薄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婚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

我邦家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

歸思復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我新特成不以富亦

秖以異

詩序刺宣王也

蔽芾其樗而就爾居本為安居謀言采其蓫而就爾

宿本為足食謀爾不我畜是不為我計居食而善遇我也昏姻之謂何原其意不過以貧賤棄我耳詩人意忠厚故但以不思舊姻責之

此特字即栢舟實維我特特字是新姻之特出者即下文之所謂異也

富字與異字對成不以富亦秖以異當云誠不以彼之富厚厭我之貧亦秖以其特異忘我之庸庸者耳如此解庶異與特非二義富與異相反對也敢問高

明

不思舊姻求我新特從古來人情世態盖如此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户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詩序宣王考室也詩傳落新宮也同

凡父母築一室必為其子孫計深遠乃承其後者不友于兄弟則親戚叛之未有能保其居者故此詩前以兄弟式相好為祝無相猶為戒

猶从犭从酋狠獸也故采芑之詩云克壯其猶小旻之詩云謀猶回遹此字可作兩解作好解能幹之謂也作不好解狠惡之謂也此處應作不好解註謀也似也俱未當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廐庫為次居室為後此章

曰似續妣祖築室百堵或者其宗廟乎約之閣閣節曰風雨攸除鳥鼠攸去或者其庀庫乎如跂斯翼節則其堂也殖殖其庭節則其室也室中為寢故承之曰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云云則築室於是為備而次第見矣

宗廟之築所以安祖妣之神靈故首云似續妣祖緜之篇云俾立室家必先之作廟翼翼此亦一証也

抑此妣祖疑即姜嫄也姜嫄為周人之始此立廟以

祀必先之也觀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句可見

廟制始祖坐西向東取生生之義其餘三昭面南三

穆面北而廟門則總向南故云西南其戶

記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此所云正先築此

宗廟為致思之地也

三章註上下四旁皆牢固正廄庫之居

芋訓尊大也似無出處愚謂此芋字即今穀食中芋

頭之芋也凡芋栽之土中子生甚衆廄畜馬尚生息

之蕃庫畜積取栽培之意此芧義之所由取也若曰
君子築此以栽植生産云耳敢正高明
註將二章為天子之宫三章為天子尊大之居似未
得立言之旨
如跂章註極明快
覺非高大而直之謂覺明覺也嚮亮也楹亦非柱也
架于柱者也凡室必以楹計有覺其楹意謂室之前
後楹皆明亮無蔽云耳

噲噲其正狀正面之爽快噦噦其冥狀冥處之深遠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承上攸寧之室來蓋室中必有

寢也

夢占非實有是事祝願其生男女賢淑可以永承此

居故先從夢占立說耳所謂獻吉夢者是也

牀加之席地之上可以坐可以寢者地即席地之地

耳

凡人小而聲宏者其受福必大故著其泣喤喤句裼

非禄也孟子有袒裼裸裎語記有襲裘袒裘語此裼亦衣也但止裼而無襲耳載衣之裳是裼而襲者也

敢問高明

無非無儀儀字不當作善字觧儀容儀也女子貴德不貴儀纔致餙于容儀便是其可非處便是其詒罹于父母處故詩人特着非儀二字若謂有善可稱亦非婦人則詩之致頌思齊思媚嗣徽者非耶

記載張老祝人之新居者曰歌于斯哭于斯聚國族

于斯君子謂善頌善禱此詩先以兄弟無相猶為戒後歸到生男子室家君王生女子無父母詒罹頌祝曷以加焉張老之言意者其本諸此乎

居第必傳子孫勿為子孫計非創業垂統之人也思祖父之艱辛至於兄弟相戕而自壞其基業不肖之子孫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詩序傳皆言宣王考牧也

此咏牧事之成而因及富庶之貞符見太平之象迥

異於向昔之彫耗也

首章賦羊與牛至于再上是舉羣與犉以見其生息之蕃下則著其和且安以見蕃息之可愛首語誰謂云云矜詑其新有因拒前言無者以解其嘲也

或降或飲或寢或訛曲盡牛羊散牧之景狀何蓑何笠或負其餱曲盡牧人共事之景狀

訛訓動未當此字从言从化當是鳴與動俱之意三百維羣未必誠三百也若俗語所謂二三百耳九十

維牸未必誠九十也若俗語所謂八九十耳三十維物亦未必誠三十也若俗語所謂二三十耳如此體會庶可得詩人之語意

抑疑物色何以必三十也古者郊社廟祭之牛必卜而用之卜與十古書法相類或者三卜維物爾牲則已具乎敢問高明

再提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見牛羊馴擾不假驅策奔逐之勞故牧人有餘力以及于採獵也緊

承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見物類之並育無相害也麾之以肱畢來既升見人與物之意兩相解耳牛羊皆然而獨舉羊者羊善觸而難擾也

矜矜兢兢訓堅強騫訓虧崩訓羣疾似無謂愚謂矜即矜持之矜兢即兢業之兢騫即斬將搴旗之騫崩即若崩厥角之崩詩人意謂維羊性剛而善觸未有不假於驅策者維時物性擾馴羣類咸若不待驅逐而其外矜矜然其中兢兢然各覓水草而不騫相為

羣友而不崩其類之馴和蓋如此此牧人得安意於
採獵追其夕也但麾之以肱而畢來既升也如此看
庶前後融通而可得詩人之意牧人職牧耳曷思及
於衆與旐旟而況衆維魚旐維旟也乃偶而寐寐而
夢及於是者何天地間有開必先而其幾嘗發於無
知覺之童稺天其將降豐年乎民其將有室家乎是
以若或開之牧人而發為斯語耳不然即語牧人以
此夢牧人亦不能記而況其得之於夢中者能歷歷

語以告人乎固知此夢之非偶而詩特詳哉其言之也不然此詩亦夢耳何經之足云或曰牧人原無是夢而託言以頌禱耳若前篇所云曰熊羆虺蛇誠有是物若衆維魚旐維旟則無是理也無是理而為是辭可為善頌善禱乎不得援前夢以為例

衆維魚旐維旟皆是以少致多之象

有豐年然後有民人之庶故曰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有室家生息之多然後有所以統之者故曰旐維旟

矣室家溱溱大人之占全是據理非若後世之圓夢者曲詞以阿世也

首章見牧類之衆多次章見牧事之備具三章見牧人之閑暇四章見牧夢之佳祥

攬此詩明是一幅羣牧圖所謂詩中有畫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

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

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

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

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届俾

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

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詩序云家父刺幽王也謂刺宣王用尹氏以致亂也

然通篇之語總刺尹氏而不及王末二章但曰我王不寧以究王訩耳此家父之善為辭也

首四句言尹氏位望之尊重不宜虛冐而竊處

行政不善使我憂心如火燔灼而不敢戲談煞何等

威嚴

國既卒斬何用不監是盡頭話見事至於此有不得

不言者

實草木之實也有實其猗全由土氣之平均此以南

山生物之平影尹氏之不平

不平二字是通篇緊要語凡平天下在先平其心心

不均平則視民之好惡與已不相關而任用匪人行
政乖謬有不可言者矣此大學平天下章總揭絜
矩二字
天方薦瘥三句相遞說見神怒而人怨所亟宜懲嗟
而悛改者
觀民言之無嘉可以徵民心之痛怨矣故下章有惡
怒字面
憯字何以訓曾字憯憯傷也言人所宜動心者憯莫

懲嗟深惟其心莫知憯動懲創而嗟閔也

氏是物之根柢言民生之休戚國家之安危皆係此一人之身也

國均者國所頼以均平者也秉國之均言其所執持是均平天下之任不可以不平者

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然何等責任而可以不平處乎

不弔昊天由立心行政之不平所以見怒於天而不

加愍恤也

不宜空我師師字即前師尹大師師字言尹氏不平

不見愍於昊天則不宜虛據此大師之位也空者虛

據之謂也

弗躬弗親本不平其心來凡大臣存心於天下即夙

夜匪懈以身任之猶若有不勝者而敢委之他人乎

弗問弗仕二句謂大臣身任天下之重要在用人可

弗問而弗仕乎今有道德者外之而弗問能政事者

棄之而弗仕而曰世無人焉是罔君子也罔君子則用小人矣故繫接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四句君子與小人對問仕與膴仕應此正規其宜親君子遠小人而不可殆及其國家也意極貫而理極明註似未得詩人之㫖

弗問弗仕正是其罔君子處故獨下一勿字

式夷式已註不兩平觧極善

任小人必尤私其所親者故戒之曰瑣瑣姻亞則無

膴仕

傭字不宜作均字觧愚謂即傭工之傭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人不代天之工即天之不任其工也正應上弗躬弗親説

昊天不傭四句雖平然細玩之不傭又本於不惠來

此章二君子即照上章君子看罔君子則君子不届安望其夷倘躬親問仕而君子如届則亂可止息而

民心闋矣既屆而君子如夷則民皆得所而惡怒是違矣此望其遠小人親君子以反鞫訩大戾之意

上章式夷是望尹氏之平其心此章如夷則望其用君子以平其政後章既夷則望其僚屬和平說懌平政以平天下也三夷字正相照

不傭不惠即降此鞫訩大戾如屆如夷即俾民心闋而惡怒是違如彼禍不可言如此亂可旋止此上之人宜憯然動心而速為懲嗟者

不弔昊天節緊承上章說言如此其可止亂而竟不如屆如夷不見愍於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此我憂心之所以如醒也誰秉國成不自為政而卒勞百姓之一至是乎盖深罪之之辭國成成字不作平字解國成者所以均平天下一成而不可改者也誰秉國成可不躬親而問仕乎故緊接不自為政云云

不自為政卒勞百姓既傷其不可居我瞻四方蹙蹙

靡所騁又嘆其無可往

相爾矛相字不宜作視字解相助也若助之以矛者

方茂爾惡四句一正一反語意若曰方茂爾惡相爾

矛矣安能平心以平政是所當戒者既夷既懌如相

醻矣何難平心以平政是所當勉者獨柰太師之不

知擇也故又無所歸罪而罪諸天緊接昊天不平云

云

我王不寧我王室不寧也前章云民不寧此云王不

寧百姓不寧未有王室能寧者

不懲其心懲字正應前憯莫懲嗟懲字葢一懲其心則必知已之邪不懲其心必將以正人為邪未有不覆怨其正者

王訩訩字即前鞫訩訩字究王訩者究尹氏昏亂王室之由在不平其心而任小人也今以此誦式訛其心使懲改以畜萬邦爾心正與其心相照應因尹氏之不自懲其心故以此誦式訛之爾訛从言从化謂

以此言感化之也

畜萬邦畜字極妙凡善畜者必擇與其所欲而屏去其所不欲者使之姁喣於化育之中畜萬邦亦然

首章刺尹氏任重而致亂次章原其亂在不平而召天人之怨三章極道其委任之重不可以虛據四章病其遠君子而親小人五章言禍福轉移之在我六章咎其不能轉而禍民之深七章表已欲他騁而不可能八章是弭其惡而望其夷九章罪其終迷而不

懲十章則明言巳之所以作誦者是究其所以亂天下是開其所以畜萬邦不可不聽敗也通篇是刺尹氏之所致亂者而王用尹氏之失自在言外若謂篇終窮亂本而歸之王心則王訩二字不宜若是其直斥爾心二字不宜若是其狎肆是不可以不辯者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

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憂心惸惸念我無禄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

何從禄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

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謂山盖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

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謂天盖高不敢不局謂地盖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

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蜴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
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為厲矣燎之方揚寧
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
伯助予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

是不意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

國之為虐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

心慇慇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禄天夭是椓哿矣

富人哀此惸獨

詩序大夫刺幽王也

正月不必是四月大寒之後必有陽春當正月而有繁霜亦可慘矣看後章胡俾我瘉胡為虺蜴胡然厲矣念國之為虐天天是椓則當時所以慘虐其民者可想見矣國有殃民之厲政天有失節之繁霜是感召之必然者也孰謂洪範庶政之應為誣罔矣哉

民之訛言何為者政行慘虐而又欲箝天下之口故造此姦僞之言耳不曰執政而曰民者不敢斥也念

我獨兮獨字極有意上訛言以欺下舉世之無知者又訛以相傳而不知民之夭㧍國之淪亡有識君子懐獨憂焉而每不諒於其世也故此云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後復云念我獨兮憂心殷殷京大也憂在天下國家故曰京京

曰憂心京京矣又曰京我小心癙憂以痒則此心所抱一腔之憂但若鼠之幽伏不可以明言者而實不勝其癢癢也此極言已心隠憂之甚

曰憂心京京又曰癙憂以痒又曰憂心愈愈又曰憂心惸惸又曰心之憂矣又曰憂心慘慘又曰憂心殷殷煞何極其憂之深曰哀我小心曰哀我人斯曰哀今之人曰哀我惸獨煞何極其哀之甚

父母生我云云蓋疾痛則呼父母之辭也

說好說歹但從口出是謂好言自口莠言自口莠害穀者也穀爲善則莠爲惡矣

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正民之訛言取辦於口而無實

者巧言篇蛇蛇碩言出自口矣正是此等之言凡為
好莠之言者必植黨比周以相阿附見有獨抱深憂
者衆共訕誹而反凌辱之故曰憂心愈愈是以有
侮
京京是憂之大愈愈是憂之甚惸惸是憂之獨
從禄無禄正相應我無禄與民丁此禍不知將于何
可從禄也瞻烏云云正足于何從禄之意
瞻彼三節詩緝講極有理謹録其全文於左

林以竹木叢聚得名宜有喬木今斧斤伐之所存維薪蒸喻虐政所殘其民凋弊也方民之危殆無所赴訴視天若夢夢然罔聞知此特天之未定耳少焉天定則福善禍淫人未有不為天所勝者惟皇上帝所憎者誰歟天之所以為大非有所憎其為天所勝者皆人自取禍耳

山則高矣而謂山為卑然有為山脊之岡者有為大阜之陵者而謂之卑可乎喻小人訛言變亂是非以

賢為否如此而王會不懲止之乃名彼宿舊元老但問之占夢之事所問不急也李義山詩云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亦此意也君臣迷甚皆自謂聖如烏烏之雌雄無以相別也

人謂天為髙而我不敢不曲身傴僂而行懼壓也人謂地為厚而我不敢不累足小步而行懼陷也天地本無壓陷喻身處亂世禍出意外不可謂必無之事而不懼也我大呼而出此言人孰不疑其言之過

然實則有倫有理何也葢當時羣小肆毒以害人無所不至不可不慮故言耳哀今之人何故為虺蜴之行務為傷害人乎

扤揑扤也不宜訓動字

彼求我則如不我得者非真求為法則也小人初用事則以賢者有譽望而援引之以美觀聽所謂求我以為法徒好名耳非真有任賢之心也其始求我惟恐不得既而議論不合則空執留之視為仇讐不用

力於我矣知賢當力薦之既用當力主之庶賢者得展所藴今不用力則貌敬而情踈賢者之身不安矣安能當羣小之攻乎重言仇仇者言不一仇之無往而不忤其意也

政者正也故曰今兹之正今兹之正胡然厲矣是問詞赫赫宗周襃姒威之是廳辭中間着燎之方揚寧或滅之句見即燎之方揚有不易滅者而赫赫然之宗周一婦人足以滅之其禍本之可畏蓋如此也

或云褒姒威之是舉前事以監戒若當其時不應若斯之直指也甚有理

大凡執政之為姦惡者必先主宦官宮妾於其內茍無內主未有敢遽然放肆於其外者此曰褒姒威之下篇亦曰艶妻煽方處吁此可以識禍本之所在而欲懲詖言之大奸當自己之清心寡欲始矣

滅威意同而字别滅取以水滅火義故中從火而側从氵褒姒一婦人實為滅國之本而人不見其滅之

之形故去滅旁之氵改下一烕字漢史云此禍水也烕火必矣是一証

窘字何以無解又窘陰雨何以解作必有大難窘之也此陰雨即芃芃黍苗陰雨膏之之陰雨也且終其永懷亦非君子永思其終之説君子永思其終何以起得下又字凡言又者既如此而又如此也愚謂此懷字即齊風曷又懷止之懷詩意若曰禍本在褒姒非君子所宜懷者況可終其永懷乎乃君子既嬖寵

不移而終其永懷又屯膏不施而窘其陰雨且疾正
人之難親而棄其爾輔則必輸其載而人莫我助矣
是或詩人之旨也敢問高明
無棄爾輔節緊承上章說若曰與其輸載而將伯以
為助曷若求輔於未輸之先也
輻賴輔以為附猶君賴賢以為毗故教之無棄爾輔
僕則所以御車者故又教之屢顧爾僕
會是不意若曰此會是可以不意得者乎謂君當必

加之意也

魚之樂在游於江湖在沼非其樂也況丁於亂時意

潛伏而孔焰言其禍亂已著潛伏之人皆焰然其見之也唐玄宗幸蜀民有來獻者詢之曰臣伏草茅中知有此事久矣正此意

小人欲得其君以專天下之利必先植黨以自固非其朋友即其親戚朝夕以酒食相徵逐綰結糾纏而

不可解其遇異已而可為國家輔者衆議譁然以斥之使國家虛無人而後已可得專其利此民之訛言亦孔之將之由來也詩人推本於旨酒嘉殽洽比其隣昏姻孔云可謂洞燭其幽隱之情矣

比曰洽比所謂小人之交甘如醴也云曰孔云是謂民之訛言亦孔之將也云訓旋字未當

在小人洽比其隣必令君自棄其輔蓋不兩立者慇慇訓疾痛未當言殷勤往來於胷中也

仳仳彼有屋節言彼小人安然有居食之樂民獨無
禄而遭此天椓之禍乎當此時唯富者其或可耳惸
獨將若之何蓋深哀其無所歸也以此結語激人君
深憫人窮速懲訛言之將擇爾輔之任弘陰雨之施
盡人勝天可救瞻烏爰止之大變語極懇而望極
深
首章著執政倡亂獨懷其隱憂次章悼已生之不時
懷憂而遭侮三章傷國之淪亡莫知所止四章究天

定之可畏五章怪王心之莫懲六章表巳之號言七章疾小人之杌我八章原厲正之所自九章嗟懷佞棄賢之必輸其載十章謀所為善載者可踰其險十一章鳴巳之炤禍而懷憂十二章狀小人之比周十三章哀惸獨者莫勝夭椓之禍緫之則病小人倡訛言以仇君子王心不懲而棄其輔終至威赫赫之宗周為可惜也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

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
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
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
維趣馬楀維師氏艷妻煽方處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

卒汙萊曰子不戕禮則然矣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憖遺一老

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

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

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詩序大夫刺幽王也

此章大指傷君權之不攬致皇父交結黨與内主宫闈戕虐其民以自殖故首以日食賦而怪王心之莫懲也

十月純隂故稱陽月以存陽辛隂金卯隂木日食在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全是隂盛而陽微為天變之極大

禮曰陽事不得謫見於天日為之食日食亦天行之定數但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勝

陰有當食而不食者唯時十月之交純陰用事朔日辛卯又支干皆陰乃日有食之是可徵陰黨之用事王政之不綱矣故云亦孔之醜

彼月云云者若曰陰陽不兩盛彼月而微則陽盛而制陰此日而微則陰盛而抗陽小人用事殘虐其下有不可勝言者此就含下皇父外交內結自殖以殃民意故云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日月告凶二句重月不避日上四國無政二句正謂

維王者之政如此故日月之不用其行也

四國瞻仰天子王政不綱是謂四國無政賢良所以輔政者不用其良則小人用事政無由善矣行政用人是二事而未嘗不相因要識得

四國無政不用其良是通章大主意

于何二字有咀嚼陽制陰是常理故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陰抗陽則必有主持不善而旁落下移者是不可不求其故以銷此變也故曰此日而食于何不

臧

爗爗震電節承上日食來言不特有此而又有此災變之甚人君所宜動心而脩改者而何為其不然也故終之曰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十月雷已收聲不宜震電故曰不寧且非其時令也

非時震電復有山川崩溢陵谷變遷之異此就含下皇父非時變動戕虐其民意

心驚惕曰憯創改為懲易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正憯懲之謂也註訓憯為曾大未當雨無正篇云曾我暬御憯憯日瘁會憯字並出各一義未聞憯之可訓為會也

胡憯莫懲則必致亂亡之禍矣故今之人止着一哀字

卿士是由外而入兼六官之長者得時用事於其內同事者爭為之附故就其人次第而舉之耳不然冢

宰宜位司徒之上膳夫趣馬不宜錯居內史師氏之列

此下煽之一字最妙小人有無窮之欲火非得柔媚者從中而從史亦無自而張熾惟彼艷妻方專寵於其內無人不附而無言不從如彼燻灼者之加以扇無有不燎原者是國家之禍本也詩罪皇父及羣工而歸到艷妻煽方處誠探本之論

皇父是惡之魁艷妻是亂之本

胡為我作即作都于向之作皇父以向為都必建廟社營宮室以新其規其勢未有不動民者但不宜奪取民居而毀徹其墻屋橫用民力而汙萊其田土若是其戕惡不仁耳

豈曰不時云云若曰豈其不識時也胡為我作而不即我謀耶凡執政有大興作必先謀及庶民未有不即謀而橫奪民之居食者

孔聖者自以為聖也

鄉士安得有三鄉曰擇三有事亶侯多藏者擇取三鄉中附巳者聚歛以益其富也

亶侯疑信任之謂

擇三鄉中附巳者以益巳之富便不留一人以衛守王家矣此事相因而見者註但取富人以為卿又不自强留一人以衛天子體貼未當

擇有車馬者以居徂向此方是取富人以實向之都也西漢董卓營郿塢之居正如此

既擇三有事亶侯多藏又擇有車馬以居徂向知有已不知有君真小人之尤也

亶侯多藏以居徂向不特廟社宮室之營建而已也不奪民居將安所頓置不勞民力將安所落成此下民所以不勝其苦也

從事不敢告勞而又懼讒口下民其何以堪之

讒口即其所擇三有事及有車馬者蓋皇父之私人也

噂沓背憎四字各一義噂是謟言沓是複言背是後
言憎是毁言此皆出讒人之口取悦於上而嫁禍於
下者即此四字深味之可謂曲盡小人之情狀矣註
未當
味職競二字不但是專力為之將有爭其能以為之
者
我里即向地也如此此其被奪如此其任勞又如此其
遭讒故曰亦孔之痗

作都于向勞民傷財民之生産盡矣筋力疲矣而其役猶未得已者故曰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

論戕民之禍原始於皇父而成於衆小人故曰匪降自天職競由人論事已至此無可柰何即歸咎於人無益也不若安命之為愈故曰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吁語及此可謂痛摧其心骨矣首三章極言日食災變之甚後四章極言皇父黨惡之害原皇

父之黨惡由幽王失德之所致也此詩人因日食以

作賦重嘆四國之無政用人之不良歟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旻天疾威弗

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

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為惡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

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詩序云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詩傳云王室播遷大臣閔之賦雨無其極傳較近是

此詩是責臣之去位者然其所以去實由其君辟言之不信而唯恐罹於讒譖之禍也故始為怨天之詞以發端中備道時世之難處而體其情之所必至末則正言以責之緊要在各敬其身一句上君不脩德而致饑饉之洊臻臣民之離散故首以浩浩昊天不

駿其德為言

天一也自元氣廣大言曰昊天自仁覆閔下言曰旻天當饑饉斬伐之時天心應垂憐憫故改稱昊天為旻天而又深咎其疾威弗慮而弗圖也舍彼有罪四句正其疾威弗慮弗圖處

凡改圖必先思慮故詩人先慮而後圖

舍彼有罪四句本以有罪形無罪此舍字解作置字甚當詩意若曰彼有罪者宜受其罰則既伏其辜可

置勿論矣若此無罪者胡亦淪胥以徧及之乎此就

含下信讒遠賢意

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君不脩德而城壞是謂周宗既

滅靡所止戾此深言其有敗亡之兆也

正大夫離居專避讒譖之罪而不因饑饉註未當勤

有勤勞耐久意自處於安逸非勤也雖居位而偷惰

於旦夕亦非勤也

詩意重人離不重天變其所以離在君不信辟言不

在天降饑饉

水旱之災何代無之在君脩德以弭之耳此詩人發端於饑饉而深咎旻天之弗慮弗圖也註將天變人離並言之甚欠妥

旻天疾威弗慮弗圖其詞雖是咎天其實咎王之不能恐懼脩省也庶曰式臧覆出為惡此正言其弗慮弗圖處故下章緊接如何昊天辟言不信要識得法度之主曰辟法度之言辟言也辟言不信則必親

信讒佞樂聞諛言罪其不能言而悅其能言者矣此是君人者第一病痛故詩人特發之

正言法語人君之藥石也正言法語之不信能思慮改圖而為善乎此是覆出為惡之病根

羣臣以王之不信辟言而離居而莫肯夙夜莫肯朝夕盖未聞敬身之道也敬身只是一個謹恪各謹恪自持而同寅協恭以為事此方是天工人代之義故詩人呼凡百君子而告以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

于天

正大夫三事大夫邦君諸侯各有當共之職夙夜朝夕匪懈以事一人乃為各敬其身之實事知此則必知相畏以畏天矣書曰欽哉惟時亮天工此敬身之說也曰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此相畏之說也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此畏天之說也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總由辟言不信來

會我暬御憯憯日瘁應前正大夫離居二句見衆

人皆去而我獨當其勞所謂莫知我之勤也

此憯憯日瘁即北山篇或慘慘劬勞之謂

再呼凡百君子望愈切而責愈深矣

凡百君子莫肯用訊云云緊承曾我暬御一句來若曰我獨如此而爾輩曾莫敢出聲但唯聽言則答一聞譖言則退此辟言終無由聞王之所以終於惡也

聽言者可聽之言君所樂聞者則答之而無忌譖言

者譖已之言已所深懼者則退避而不居凡世之遭讒者情必至是此正其莫肯用訊處

哀哉不能言節緊承上二節説來若謂爾于聽言則荅譖言則退亦無怪其然也今之世聞忠言則病其不能言而俾處其瘁聞佞言則喜其能言而俾處其休是出言誠有不易者但人臣之義則應言無不盡不應若是之退諱耳此於曲體其情中深寓切責之意

凡言之忠者皆根心而發而非取辦于口者𢌞君不能察而罪及之故曰匪舌是出維躬是瘁註云非但出諸口而適以瘁其躬甚未安

維曰予仕節又承上說來若曰今之出言不易如此蓋亦難仕矣將謂吾從直道乎是世之所謂不可使者得罪于天子亦謂姑從枉道乎是世之所謂可使者實怨及于朋友可苟仕乎此仕之所以棘且殆也

據此情其退去似亦可原者但人臣之義則不應度

此以為去留耳

此二云字極有意味屈原卜居篇云云全本此

謂爾節始勸其復歸而正責之

思曰䀠思泣曰泣血言曰無言不疾其情可謂悲且

恫矣

凡言之切中者必見惡於人故曰無言不疾

昔爾出居二句正照謂爾遷于王都二句若曰爾能

作室于外而可謂王都之無室家何哉

凡責人必以正義然其中却有一段不得已苦情在不論其世而體其情彼猶有辭唯若此詩哀哉以下論其時世若此其難處而原其情真若有甚不得已者義亦備體知之但人臣之義不若是怨必敬其身而思曰賛賛襄哉方為正理斯其言曲而中而聞之者不覺其首伏而無辭耳

重訂詩經疑問卷五